

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งานเขียนของซุตง และอันหนี่เป่าเป่ย์ จากเรื่อง “เมียหลวงเมียน้อย” และ “ดอกบัว”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Image in Wives and Concubines and Lotus by Su Tong and Annie Baby

ธนเดช ทิวไผ่งาม¹
Thanadet Thewphaingarm¹



บทคัดย่อ

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ร่วมสมัย ปัจจุบันจะเป็น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ที่สะท้อนถึงความวิตกกังวลของผู้หญิงเป็นหลัก ผลงานที่ได้รับ 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ของผู้อ่านส่วนมากนักเขียนจะเน้นสตรีเป็นหลัก แต่ยกเว้น Su Tong ภาพลักษณ์ผู้หญิง ในแบบของ Su Tong นั้น ถือ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ผูกเรื่องหลักของโลก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เขา ไม่เหมือนดังเช่นนักเขียนชาย ที่ส่วนมากมักจะวา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แบบดั้งเดิม การเขียนของ Su Tong นั้นจะเป็นเอกลักษณ์ เช่น เรื่องคุ่นเคยทั่วไป พรรณนาถึ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ผู้หญิง 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ของผู้หญิงที่มีต่ออุดมการณ์ ดังนั้นจึงเป็นที่มา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ในชะตากรรมของผู้หญิง 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ยวกับมนุษยชาติ นอกจากนี้ นักเขียนจีนร่วมสมัยอย่าง Su Tong ที่เรารู้จักกันในผลงานที่แสดงถึ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แบบของ Su Tong ในเรื่อง “Kathrine” นั้น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เกี่ยวกับผู้หญิง ตัวละครหลักของ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เขา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เป็น เรื่องราวชีวิตส่วนตัว ชะตากรรมของผู้หญิงแต่ละคนที่ไม่เป็นผู้หญิงเหมือนกัน คาแร็กเตอร์ของผู้หญิงจะมี อำนาจและจะต้อง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ที่เขียนให้ชัดเจน อาจกล่าวได้ว่า ไม่มีนักเขียนชายคนไหนในยุคใหม่เลยที่จะแสดง 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ง่มุมทางจิตวิทยาของผู้หญิงอย่างเขา นวนิยายของ Su Tong ส่วนมากจะบรรยายถึงภาพลักษณ์ ของผู้หญิงที่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ที่มีอายุอยู่ในช่วง 30-40 ปี ดังเช่น Songlian ในเรื่อง “Wives and Concubines” เป็นผู้หญิงยุคใหม่ “54” ที่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หม่ต่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บบเก่า

สำหรับนักเขียน ผู้หญิงก็จะ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ที่อ่อนไหวและแสดงถึง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ส่วนตัวที่เติบโตมา ซึ่งจะ เผย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ดำรงอยู่ของผู้หญิงสมัยใหม่ ซึ่ง Annie Baby ก็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นั้น เชื่อว่า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ของ Annie Baby นั้นมีความพิถีพิถันมาก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 Annie Baby เริ่มต้นจากเครือข่าย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 เธอกลายเป็น บุคคล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มากในเครือข่าย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 เนื่องจากยุคนี้เป็นยุคที่เป็นผลมาจาก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สารสนเทศ เธอบรรยาย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ของเธอเป็นผู้หญิงในสังคมเมือง ที่ข้องเกี่ยวกับ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ตลาดและ

¹ นัก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¹ Graduate, Master of Art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081-6837386 E-mail: kunpeach@gmail.com

การเจริญเติบโตของเมือง อาจจะกล่าวได้ว่า ทั้ง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ในรูปแบบและเนื้อหาของ Annie Baby เป็นผล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ของ “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ที่ทันสมัย ดังนั้น ผู้เขียนตั้งใจที่จะยกตัวอย่าง ผลงานของ Annie Baby ที่ชื่อว่า “Lotus” เป็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ถึงการอยู่รอด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สังคมสมัยใหม่

บทความฉบับนี้เน้นถึง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เรื่อง “Wives and Concubines” และเรื่อง “Lotus” ที่นำไปสู่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ที่มากยิ่งขึ้นใ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เรื่อง “Wives and Concubines” และเรื่อง “Lotus” ที่เน้นถึงลักษณะทางด้านจิตวิทยาของผู้หญิงกับลักษณะทางด้าน อุดมการณ์ของผู้หญิง ช่วงเวลาเป็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การแสดงถึงภาพลักษณ์ของผู้หญิงและผู้เขียน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จะ แสดงถึงค่านิยม 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การเพิ่มขึ้นของความเสมอภาคของผู้หญิงและสิทธิสตรี ผู้หญิงยุคก่อนเผยให้เห็น ถึงประเด็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ผู้หญิงในสังคมปัจจุบัน

คำสำคัญ: Su Tong, Annie Baby, “54” 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ใหม่, สมัยใหม่, ภาพลักษณ์สตรี

摘要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已成为一大主题，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多为女性作家所写，但苏童是个例外，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有别于众多男性作家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他用独特的笔触，如同知音一般，描绘着女性内心世界，着力刻画了女性的思想意识，进而引发对女性命运的关照、对普遍人性的思索。苏童小说的主角大多是身世、命运各不相同的女人，作者对女性人物形象用力和用心地写得惟妙惟肖。苏童小说中最成功的女性形象是他笔下那些30/40年代的人物，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这是五四浪潮之下走入旧家庭的新女性。

安妮宝贝以其独特的敏感和自我成长体验揭示着现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她的创作很有其特殊性。她所描写的都市女性形象，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都市化进程出现的，可以说，安妮宝贝的创作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现代化“文化工业”的直接后果。因此，笔者拟以安妮宝贝的作品《莲花》为例，解读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

本课题正是着眼于此，将《妻妾成群》与《莲花》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有助于对《妻妾成群》和《莲花》中的女性形象之间的不同作进一步了解，重点在女性心理特征和思想特征，以及女性形象形成的时代特征及作者要表达的价值倾向，展示女权主义开始兴起和女权主义之后的不同女性形象，揭示新旧女性的差别，对当今社会女性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苏童、安妮宝贝、五四、现代、女性形象

引言

当今社会中，现代女性有自己的工作、事业、收入，经济上独立、人格上独立，不受男人约束，有自我支配的强烈意识，他们与传统女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对男权的绝对服从和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已截然不同。这是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在五四思潮中的广泛传播，女性独立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进而使得女性的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已成为一大主题，在描写女性的作品中，典型的有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安

妮宝贝的《莲花》。但是人们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大都是从单个作品进行研究或是与其他作品中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人物形象的比较，而本文拟以《妻妾成群》和《莲花》为例，比较分析苏童与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形象，探究二人笔下女性形象的异同点并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所以本篇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大致有三个：其一，苏童《妻妾成群》和安妮宝贝《莲花》中的女性形象特点分析及比较；其二，时代背景、性别、个人经历、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和吸收等因素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其三，女权主义思想在这些女性形象上的体现。有助于对《妻妾成群》和《莲花》中的女性形象之间的不同作进一步了解，展示女权主义开始兴起和女权主义之后的不同女性形象，揭示新旧女性的差别，对当今社会女性问题有所启示。

一 《妻妾成群》与《莲花》中女性形象的性格心理特征

一、一：《妻妾成群》中颂莲的性格心理特征

故事发生在旧中国某个南方小镇。作者刻意展示的核心意念是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女大学生颂莲因家庭变故，失去了经济依靠，便自己做主嫁到陈家大院作了陈佐千的四姨太。怀着一个知识女性的梦想，颂莲想作一个真正的女人。然而，那个世界是男人的，那个环境是陈家传统的继续。她的自信和单纯，只能是一个幻影。时间不长，她已经不知不觉地卷入一场“争宠夺势”的“性战争”中。颂莲是个理智、实际的女孩。她自以为选择嫁到有钱人家作妾是她对自己“负责”的举动。颂莲自信能获得陈佐千的宠爱。她懂得利用“女学生”这个名词所带来的美丽光环来吸引陈佐千的猎艳心理和好色眼球，仗着自己年轻而盛气凌人。颂莲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她一进入家庭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作为姨太太，她凭着自己的天生丽质去争得陈佐千的宠幸，积极寻求自己的家庭地位，她在传统社会挤压中，谙熟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和勾心斗角。善于博取陈佐千欢心却又不失人的独立和自主，表明颂莲清纯的气质和率直的品性以及不同于其他三位太太的品格与追求。作为新主人，她又要树立在仆人面前的威信，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尊严。

即使如此，颂莲敏感多思的性格，使她心中仍然存在对世间美好的期待。颂莲时常回味大学里烂漫的生活，说明了她发自内心的难以泯灭的对爱、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在对飞浦的微妙感觉中、在对箫的向往中都存在这一倾向，那是颂莲心中美好善良一面的灵光一现。颂莲与飞浦的交往没有故意遮掩，对大太太的阻挠也毫不在意。这是她顺从内心的举动，这一过程却透露出颂莲心中对美好、自由的向往，在她的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一点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颂莲居住的后院鬼气森森，神秘诡谲带有死亡氛围。作家通过对后院那口枯井的环境以及颂莲对那口井恐惧的心理活动的生动描写表明了，正是颂莲敏感多思的性格，使她感到了死亡的召唤。

颂莲借口给卓云剪学生头以报复卓云在其背后扎小人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颂莲的阴险乖戾。颂莲与雁儿的矛盾冲突，从相互敌视到雁儿被逼致死，让我们看到了颂莲的尖酸刻薄。清高的颂莲渴望逃脱妻妾相争的生活，也是她的清高，使她拒绝了陈佐千第一次在床弟之事上向她提出的非分要求。其实，正是她清高性格和“妾”的身份冲突所致。后来的事实证明：颂莲的清高，也终究敌不过深深宅院的寂寞与凄凉。

第二节 《莲花》中庆昭与内河的性格心理特征

《莲花》主要讲述一个年轻女子庆昭身患疾病，在拉萨遇到刚刚结束追名逐利生活的中年男子季善生，并且结伴前往墨脱，寻找季善生少年时期惟一的朋友——自愿在那里支教的苏内河。作者试图以三个人殊途同归的隐秘轨迹，表达某些都市人的精神处境和内心困惑，以及他们对于爱、信仰和生命本质的追寻和探索。墨脱是安妮宝贝为现代都市人找到的莲花圣境。《莲花》就是一部展示苏内河、善生、庆昭等都市人寻找生命意义，最后抵达墨脱，祈愿得到灵魂安宁的书。

苏内河缺乏安全感和归宿感，孤僻、敏感、自卑，只听从内心的召唤，不在乎现实世界对她的约束与评价，以一种完全自我的行为方式对抗内心的荒芜与缺乏。苏内河的一生颠沛流离，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任性地追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扑向某处，又一次一次地失败，然而她并不畏惧失败，从没停止过追求的步伐。她不断地寻找一个能够让灵魂得以安顿的地方，不断地追寻生命的意义。小时候想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少年时投入美术老师的怀抱，以为可以得到保护和归属；成年以后辗转世界各地，希望身体和灵魂可以安生，可是都失败了。最终留在西藏墨脱，找到精神和身体的家园，远离尘嚣，终于安稳，直到死于泥石流，葬身于雅鲁藏布江。

苏内河由外婆抚养长大，外婆去世后，就跟随舅舅生活，从来没有得到父母的关怀和家的温暖。少年时期认识的季善生成为了她唯一真正的朋友，两人内心相似，彼此对照。在这个时期，苏内河企图利用美术老师来弥补缺失的父爱，与美术老师私奔失败事件，不仅给她带来了羞耻与绝望，也成为她后来人生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成年后的苏内河辗转世界各地，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不断地寻找人生最真实的存在方式，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直到苏内河来到墨脱，并且决定留在那里教书。她被墨脱最简单最原始的大自然所吸引，被墨脱这种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以及完全不加修饰的大自然涤荡了内心的阴影。在墨脱，她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被人们认可，找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得到内心的真正宁静，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庆昭、善生、内河三个人的生命都曾经被损坏、小小年纪便有残缺，或者说，内河代表了善生与庆昭内在的“本我”，内河的生命实践了“本我”不受限制的生长的过程，而善生与庆昭则是这“本我”发展的两个向度，一个是自始至终都是被限制的，从童年严厉的母亲到成年后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善生内心最本真的一面一直蜷曲向内，这也导致他无法拥有正常的婚姻生活，身边的人自始至终都触摸不到他真实的内心。另一个则是涅槃之后重生的，小说中写庆昭的文字不多，但从她身上与善生、内河相似的气质，可以看出这个女子也有过丰富而又残缺的过往，但经历过丧父之痛与肉体的疾病，她体悟到生与死的意义。在去往墨脱的途中，可以看到庆昭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坚韧而执着的力量，她忍耐长途跋涉、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从无抱怨。庆昭本来也是疾病缠身，在高原的小旅馆里等待死亡，然而去往墨脱的旅程却使她身上发生了奇迹，她把重新获得的生命当做上天赐予的礼物。

第三节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性格心理特征之比较（相同与不同）

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性格心理特征的相同之处在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颂莲、庆昭、苏内河都是边缘化，与主流女性并存却不被关注的女性。她们孤独、缺乏安全感、敏感多思、听从内心召唤。她们在生活上适应性很强，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但她们与周围的人文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颂莲最终疯了，庆昭、内河一直漂泊，寻找生命的意义，直到她们在墨脱找到心灵的归宿。

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性格心理特征的不同之处在于《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本来很自信，有自主意识，但在灵魂愚昧与麻木、荒凉与落寞、渺小与僵化的死亡气息浓厚的环境里，颂莲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反抗失败之后盲目服从命运的安排，甘心忍受灵魂被一点一点销蚀，失去了挽救生命的意识，宁愿死亡逐渐逼近。而《莲花》中的苏内河、庆昭虽然本来自卑、孤独、缺乏安全感，但她们勇敢地寻找，不断的尝试，坚忍不拔，执着追寻，敢于追寻生命真正的意义，最终到达了心灵的圣地。

二《妻妾成群》与《莲花》中女性形象的思想特征

二、一《妻妾成群》中颂莲的思想特征

在颂莲这个受过“五四”思想熏陶的女大学生身上有着新女性的个性和思想，但是同时也带有封建传统思想的印记使她的性格产生一种矛盾性。

颂莲是苏童小说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唯一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她清纯美丽，憧憬爱情，有着美好的女性意识和浪漫意识，但在父亲因茶厂倒闭而自缢身亡之后，她所表现的却是源自人性的弱点。在辍学做工和嫁给有钱人做小之间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后者。在陈佐千那座毁灭了众多女性的充满死亡与腐朽气息的深宅大院里，在如同后宫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中，她最终被人遗弃。颂莲在这样的环境中对自己命运进行了彻底的妥协。尽管她也做过一定的努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失败之后的颂莲丧失了挽救生命的意识，盲目服从命运的安排，甘心忍受灵魂一点点被销蚀而无动于衷。颂莲从失败中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死亡的存在，死亡是她的必然结局。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种便是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唯恐自己失去现有地位的一种恐惧心理。接受过一年高等教育的颂莲在思想深处仍秉承着几千年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只能在家从父，出家从父，终身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苏童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苏童小说所有女性形象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莫过于颂莲这个人物，尤其是对颂莲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他以天才的敏感走入了历史上一代女性的内心。

第二节《莲花》中庆昭与内河的思想特征

庆昭是一个身患疾病、常年流落在高原静默等死的女子。六岁时的寄养生活使庆昭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会失去手中底牌。开始害怕自己会贫穷会饿死冻死会一无所有。疾病之前，是一个偏执的工作狂，一直有更为迫切的行动力和占有欲，努力工作，想填补内心空洞。不相信有持久而坚定的快乐存在，因为它总是很短暂，很微弱，这种感觉稍纵即逝。它不能够成为目标，需要一些更为强有力的东西，需要深入

内心的一种强力清除和祭奠。庆昭习惯离群索居，几乎不出门，没有朋友，没有恋人，从未尝试过与另外一个人保持长久的关系。因为现代的关系都是快速充饥，如何探测彼此心意，并确定他一直在此地等候，需要太漫长的时间来检验。喜欢有荒芜感的粗糙城市。习惯住在城市里，享用它，却不沉浸入它的生活。她喜欢四海为家且又随时随地可以停歇下来静静生活。庆昭不会为了疾病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认为理由太过牵强。她想看看自己能够支撑多久，直到时间给她裁决。她意识到要充分利用自己仅剩的时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出院之后，她开始了一个单身女子的旅途。

而另一个女性苏内河，尽管只存在于旅途中纪善生的叙述和梦境中，却被认为是女性自我意识最强烈的角色。她有着离经叛道的少年时代，她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一开始就带着浪迹天涯的叛道者特性：带着无法被理性处置的痛苦进入任何一种可能性，纵身扑入，直到这种可能性成为她虚空的提前设定。所以她制造不同时段不同类型的牺牲品。她不为这分享设定权利，也无解释说明。她非常不喜欢自己。从未被亲生父母抚养、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自卑。而这种自卑构建了她少女阶段隐秘羞耻的精神层面。她渴望得到父母的爱，渴望得到亲情，渴望家的温暖，她会以极端的方法向人们诉说对感情的向往，她不喜欢暴露出自己的恐惧，她在年少的时候，就展示出一种无所畏惧的镇定性格。这是另一种对自己做出承担的方式。此后不停地漂泊辗转于世界各地，她好奇、冒险、自由奔放地追寻，对自己向往的人生执著且义无反顾。庆昭和苏内河有着不同的人生模式，但在她们身上，却有着反传统，甚至反男权的气质，她们选择漂泊，远离婚姻，追求独立自由，彻底地走出了世俗为女性设定的“房间”，然而，走出“房间”以后的庆昭和苏内河，她们又该归向何处？安妮给出了她的答案。

不管庆昭和苏内河最终走向死亡还是新生，重要的是，走出“房间”后，她们以女性的坚韧和执著走向自省、体悟生命。庆昭是没有爱人没有婚姻的流浪女子，她的身边没有男人，只有一个叫宋的男人，短暂存在她手术期间，给过她些许温情和关怀。她不依附于男人，他们只是她传递情感的一种媒介，既非物质寄托，也非精神寄托。她的内心自持、平静，以世俗看似不圆满的爱情观昭示她的特立独行。同样，苏内河的世界也面临着男性的双重缺位。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父亲”缺席造成了她对“父亲”的情感依恋，表现出“恋父”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又表现为对能够给自己“父亲”般关爱的男性。成年后的苏内河，总是爱上比自己大很多的男子，并试图把对父亲的渴望和想象加诸在她所爱的男子身上，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最终造成了男人在她生命中的缺位。从小家庭的破碎和亲情的缺失，在内河心中形成了一种被遗弃的心理，导致了内河无法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遇到爱和关怀的时候，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守护这些爱和关怀，她只是一味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边走边爱。这些爱都无法给她们绝对的安全感，她们只能继续寻找生命的意义。

庆昭和苏内河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因此有了独立的思维，从而摆脱了男尊女卑的传统价值观。自由撰稿人，虽然工作不稳定，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此有了不俗的品味和物质追求。她们能够苦中作乐，又懂得如何照顾别人。她们天生的血液里渴

望得到男性的爱或者保护，但骨子里的反叛的女权意识却让她们道貌岸然凌驾于爱情之上，她们一边渴望爱情，一边又追求自由。孤独的人在人格上是有缺失的，心理有缺失，敏感、傲慢、神经质。她们用这些捍卫自己、保护自己。无论是庆昭还是苏内河，她们对城市或者尘世的世界有一种自我的独特的理解直到到达墨脱获得了灵魂的平静和安宁。

第三节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想特征之比较（相同与不同）

一、对婚姻的态度

颂莲从一个天真，骄傲的知识女性，变为世俗，阴郁的女疯子。体现了在旧式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哀。为了生存，颂莲选择了做妾，选择了依附男人，将自己的命运交托到一个将她视为玩物的封建财主手中。在颂莲的思想中，婚姻是一笔交易，她出卖色相，赚取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庆昭即使是结婚生子可以改善病情，也不愿仅为了疾病而结婚。在去墨脱的旅途结束后，身体因为长途跋涉，有了生机，离开了居住两年的拉萨，定居在云南大理，与曾在她手术时给予她爱护照顾的宋同居，生儿育女。在婚姻中，庆昭既独立，又得到了坚韧不移的爱。苏内河在去耶路撒冷的旅途中认识法国男摄影师伊夫，认识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结婚，随伊夫去巴黎生活。但当她发现不爱伊夫后就离婚了。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太草率，似乎还不是婚姻，婚姻应该生儿育女，不知不觉天荒地老，有孩子围绕膝前。苏内河虽然渴望有固定的房子，活泼可爱的孩子，敦厚善良的男子相伴，而且如果她愿意，这些都可以实现。但苏内河的一生从未做到过在俗世的幸福面前可以理所当然，虽然她也会向往。但她知道它们不是她在寻找的最终的东西。苏内河这一生注定要独自度过最寒冷寂寥的时光。

二、精神寄托

颂莲刚进陈府时，寄托于陈佐千的宠爱。失宠后寄托于给陈佐千生儿子，母凭子贵和对飞浦的幻想。当这些希望都破灭后，眼见出轨的梅珊被投井，自己的最好一个精神寄托被判死刑，颂莲便精神崩溃，发疯了。苏内河需要感情和生命的真实性来填补自己，她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只需要自由。庆昭渴望自由和平静，她知道自由和平静需要先付出代价，所以有好几年努力工作，从未懈怠。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便可以遁世。遁世需要做事，两者调和，才能获得人生的冠冕。遁世之后便只为兴趣做事。

三、边缘感

无论是庆昭还是苏内河，她们对城市或者尘世的世界有一种自我的独特的理解，都有着社会边缘身份的认同感。庆昭身上所坚持的浓烈的社会边缘身份的认同感使她与一切群体身份保持着距离，对人情世故和社会周转规则的冷淡和漠视，使她有时候看起来很孤立。苏内河反感与城市的生活模式，虚荣物质追求与充满隔阂与设防的人际关系，人们陷入城市的消费怪圈，信奉形式，精神上却苍白贫瘠。颂莲在她的年代既不属于完全遵从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又不属于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是一种边缘的存在。

四、听从内心的召唤

苏内河跌跌撞撞，宁可头破血流也要看个究竟，问个清楚。从不懂得疏离的界限，纵身投入，带着命定的盲目的激情，要靠近这热与光，补充她躯体中的某种元素的缺乏……不计较粉身碎骨。她的行事原则一向以自我为中心，做她喜欢的事情，为此付出一切代价，有甘愿的勇气。颂莲也听从内心的召唤，但颂莲并不彻底。她在环境的压迫中不断妥协，不断退让，直至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女疯子。

第三章《妻妾成群》与《莲花》中女性形象形成的时代特征及作者要表达的价值倾向

第一节《妻妾成群》中女性形象形成的时代特征

《妻妾成群》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主人公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颂莲这个形象带有那个时代青年觉醒，女性主体意识萌发，反抗封建，追求自由，人性解放的时代特征，她身上所带有的某些新女性的品格与沉重、压抑、封建的陈家是格格不入的。但她的觉醒并不深刻，女性主体意识还未完全形成，反抗封建并不彻底，追求自由的理想被封建势力所压制，而破灭。依然有着传统女性依赖性、自卑感、怯懦的传统意识。即使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封建传统礼教时代的影响，她只能依附男人生存，表明庞大的社会机器得以运转的权力机制不是轻易就能瓦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塑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节《莲花》中女性形象形成的时代特征

随着全球性的科技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更广阔的空间，她们在各个行业的各个领域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女性的主体地位。21世纪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女性自觉地追求着经济独立，要求经济权，也自觉在精神上保持与男人平等对话的权利。除此之外，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凸显出时代的特征。《莲花》中的庆昭和苏内河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工作、事业、收入，经济上独立、人格上独立，不受男人约束，有自我支配的强烈意识的现代女性。她们知道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人生，不能把自己对人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确立起现代女性意识。她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在消费时代，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同时被赋予了符号价值。而人们对物的消费，也不单是对物的消费，也包括对其所代表的符号的消费。符号消费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吃穿，满足于物的使用价值，它实际上是消费者的“自我实现”或是为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其中也包括炫耀的因素。因此她们对城市的消费怪圈保持着疏离的态度，使她们成为了消费时代的边缘人。

第三节作者要表达的价值倾向

一、《妻妾成群》中作者通过颂莲要表达的价值倾向

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洪流中，封建保守的礼教制度与压迫女性的陋俗比比皆是，如苏童笔下的颂莲者更是数不胜数。文本的分析，想表达的便是男权主义社会的不公、妻妾并蓄制度的不可取和女性自我觉醒的必要性，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颂

莲这个具有新式思想的多愁善感而富有同情心女性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相反，颂莲是“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从反抗叛逆到妥协，并在一种被压迫、被控制、被奴役、被改造的状态下施展自己的“才能”，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颂莲的命运是由现代文化价值取向与没落垂死传统文化世界冲突所致，她仅存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人格最终无力抵抗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造成颂莲人物形象转变的具体原因是由于“五四”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颂莲的反抗意识不坚定，反抗不彻底，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颂莲具有“五四”时期新思想，有反抗意识，但女性主体性意识不够强烈，导致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文本中女性悲剧根源的突出表现即为人身依附意识。苏童笔下的女子大都有着类似的生存意识，她们富有个性，但永远摆脱不了依附男人。我们看到，《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她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但连这样一位女性在家道中落后，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给有钱人家做妾的道路，进入陈家，她与丫鬟、各方太太明争暗斗讨好陈佐千。尽管最终结果事与愿违，我们还是看到她在陈家唯一自觉的意识和行动乃是人身依附及讨好陈老爷。

女性依附意识的又一重要心理表征则是自轻自贱。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在“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的笼罩下。《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本是一个很有个性也很有女性自主意识的女性，但在陈府里，她唯独不敢得罪陈佐千。而且在陈佐千过五十大寿时，颂莲的委曲求全之举把她的自贱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女性长期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状况，她们下意识的表现出一种自卑自怜心理，默认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

依附意识的又一变态反应就是女性间的对立、乃至自相残害。在苏童笔下，无论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女性，她们作为女人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摆脱男人，从而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赢得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她们总是擅长于通过刺伤自己的同胞来达到争夺男人的目的，她们内心世界的千疮百孔来源于美好人伦之情的彻底崩溃。

笔者认为女性依附意识的原因有：女性经济上的不独立与知识的匮乏和文化视野的局限。女人只有经济独立了，人格才能独立，这是女性得到自由的前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大都是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才对男人造成了强烈的依附。苏童小说中的女性除了颂莲受过不完整的大学教育外，其余基本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受过什么教育。同时她们又生活在一个狭窄的生活圈中。不接触外在世界，也不接受新活的思想，这必然导致她们的视野局限、目光短浅，没有独立品格，只能依附于整个男性文化中心，没能走上为女性的独立的反抗道路。

二、《莲花》中作者通过庆昭与内河要表达的价值倾向

现代都市中很多人因不清楚生存的意义，看不透人生的真实内涵，而对物质的追求弥补内心的空虚。但是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补灵魂深处的空虚和孤独，只好无所顾忌地释放自己的身体欲求，张扬自己怪僻的个性，如苏内河到达墨脱之前一样，在欲望的追逐中感到筋疲力尽，无法摆脱孤独与绝望的人生困境。苏内河始终没有停下寻找理想归宿的脚步，探索突破精神困境的路途，最终得到回归，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安妮宝贝对于爱、信仰以及生命意义的

追寻上的一种超越，为现代都市人寻找到的一种重生的莲花圣地，实现对他们空虚的生活和灵魂的救赎。

女性的真正独立，不只体现为经济独立和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承担。女性应该拥有完全不依赖男子包括精神在内的真正独立，以自强不息的形象和男人并排站在一起，才能在事业、家庭、爱情等方面拥有自己的位置。女性不能把婚姻当成避风港，只有在经济和精神上独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结语

在颂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的灵魂，一个始终处在期待与困惑、追求与无奈相随的矛盾体。她不是命运的主人而是命运的奴隶。颂莲的抗争过程尽显人性之恶，她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今社会，金钱吞噬着一群年轻女孩的心，许多女孩迷失于混沌的纸醉金迷的世界里，而这种现象正在向纯净的校园漫延。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容易受到诱惑，很容易深陷于危险的不属于她们该经历的世界。希望通过苏童笔下颂莲的一个痛苦的故事，一个在背负生命之重的挣扎中承受人生之痛的个体，一个为生存而自我放逐的女性的故事让当代大学生正视自己，正视未来。

许多事实研究表明，一个女性是否接受过教育以及受过怎样的教育，对她的一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子君和林道静，她们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新的思想驱使她们反抗不合理的制度，追求自己理想、爱情及人生的自由。正是通过教育途径，使广大女性了解到作为女性也具有自主权，增进女性对平等意识的认知。作为现代女性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逐渐树立起自我塑造、自我完善意识，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以知识求进步，以能力谋发展，紧紧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把握事业和家庭赢得主动。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主体意识是其能动性、自主性的基础，也是她们创造性的来源。冲破社会传统对男女角色的限制，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女性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相一致，显示女性的风采。子君与林道静的差异在于子君在反抗后没有投入社会实践而是依附于家庭和男人，放弃对知识与自我素质的提高，而林道静则参加革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逆境中坚定自己的意志，正确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积极地面对生活，辩证地看待世界。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的道路时所经历的曲折、复杂、痛苦的心路历程，最后在于工农群众的共同战斗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她接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在失败面前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膛，面对一切未知的阻碍，终于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新时代赋予女性不同的神韵。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以及一些固有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别意识逐渐在知识女性圈中被一种事业心所遮蔽，新女性的欲望格式有了崭新的实现可能。女性力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女性发展的道路来看，女性在不断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自己，用发展的办法满足女性物质、文化、精神需要，为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使女性的聪明才智充分涌现和发挥出来，更好的服务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苏童. 妻妾成群[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 [2] 莲花/安妮宝贝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2.
- [3] 钱谷融, 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4] 林文和. 文学鉴赏导读[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5] 张小萍, 姜源傅. 充满伤痛感的生存体验——读《妻妾成群》[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5(6): 120-123.
- [6] 马钰滢. 浅析《妻妾成群》的心理描写艺术[J]. 网络财富(文化研究), 2009: 106-107.
- [7] 韩开绯. 《妻妾成群》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之比较[J]. 学术交流, 2004(4): 157-159.
- [8] 李花蕾. 从《莲花》看安妮宝贝的创作特色[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1): 127-130.
- [9] 郑宗荣. 寻找莲花圣地——从苏内河角度解读安妮宝贝《莲花》[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0(6): 102-106.
- [10] 杨玲, 谢静. 青春文学女作家写作心理探析——《大地之灯》与《莲花》的对比研究[J]. 职大学报, 2012(3): 38-41.